



军天湖 浪悠悠
人一走 不回头

宣城寒亭、杨柳铺民谣

静
静
的

军天湖

亲历七千三百天

张百年◎著

上海市作家协会
二〇一五重点项目



上海三联书店



非虚构文学
是真实故事

静静的

军天湖

亲历七千三百天

张百年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静静的军天湖/张百年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6. 8
ISBN 978-7-5426-5628-5

I. ①静…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8649 号

静静的军天湖

著 者 / 张百年

责任编辑 / 冯 征

装帧设计 / 汪要军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2895557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300 千字

印 张 / 11.875

书 号 / ISBN 978-7-5426-5628-5/I · 1150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反光镜 红绿灯

——且说军天湖——

反光镜——是向后看，是反复，是记取，是借鉴。

红绿灯——是向前看，何时何事该停？何时何事该行？是指南。

大事不虚，小事有据。拙作为纪实性作品，让人回到现场，请读者跟我走一回。我立志奉献给读者一本人物鲜活、故事精彩、读之难忘的书，至于文字，我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作者更对书中人和事的叙述、批评、赞扬，负完全的道义的和法律的责任。

1957年，我国实施劳动教养，因其与社会发展不匹配，已于2013年废止。其间，沪地界定不严，失之偏颇，大量不该劳教的人被劳教了，1960年前后，更发生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党的光辉照我心。胡耀邦同志说得好，“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九死一生，我受难25年，1980年4月获得平反。

拙作前一段是革命史，后一段是写作、平反不彻底而上访，中段叙述其在军天湖20年的情景，是为重点。农场干警，也讲良心，讲得真真切切；也搞人道，搞得实实在在。

2015年9月15日，我持《静静的军天湖》稿拜访上海三联书店冯征先生。两人有深谈，先生曾说到“题材问题”，建议我再联系几家为好，我

这就跑了上海6家出版社，更联系外地6家出版社，有的碍于“题材问题”，举棋不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620 000字《知青家长李庆霖》。此书以“右派分子”李庆霖为中心，写尽了所有“题材问题”。我写信给该社总编兼社长田国良先生，他收信当天就将信批转此书责编王君同志，她立即打电话给我，交谈30分钟。次日，她又要了本稿大纲和目录，阅后，再和我相谈30分钟，她说：“我社可以出，如果不能，那我推荐北京其他出版社，就是要将作品打出去。”素昧平生，实属不易。我依约将作品正文奉上。她回复：“张先生好！邮件收到，待处理完手上急稿后看。王君。”

柳暗花明，我的希望在北京！

豁然开朗，好事成双，2月24日，冯征先生称：“张老师：选题通过，特告。”我大喜！冯先生已做了踏实、有效的工作，又有突破性进展，我这就在上海三联出书了。当然，对王君同志，我真是非常的抱歉！

本书写作参阅了《军天湖农场志》，得到了上海市军天湖监狱的支持。这一过程，令人回味。

军天湖农场沿革：

1958年6月建于闽北，名为上海市闽北劳动教养农场，1962年6月迁皖南名为上海市地方国营皖南军天湖农场，1971年12月更名为上海市军天湖农场，1974年4月更名为上海市第三劳动改造管教总队，1995年6月再更名为上海市军天湖监狱至今。

张序

2016年4月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自题小像》

目 录

反光镜	红绿灯	1
第一回	乡村的孩子	1
第二回	红星照我去战斗	15
第三回	沸腾的淮河	30
第四回	海边的农场	44
第五回	满城春色宫墙柳	57
第六回	朝来寒雨晚来风	67
第七回	是非成败转头空	85
第八回	龙栖山 鬼门关	105
第九回	玉皇大帝发声音	118
第十回	寻找广西刘三姐	133
第十一回	逃亡军天湖	143
第十二回	弹钢琴的女孩	158
第十三回	风雪迎故人	171
第十四回	不离不弃好兄弟	185

第十五回	劳教分子十人录	201
第十六回	焚书不劳秦始皇	216
第十七回	蝴蝶飞走了	231
第十八回	浴火重生游地府	246
第十九回	我不是猴子我是人	260
第二十回	血泪文章第一篇	276
第二十一回	好一朵茉莉花	293
第二十二回	文学的涅槃	305
第二十三回	石头说话	321
第二十四回	十二封鸡毛信	336
第二十五回	明天的太阳	355

附件三种：

1. 上海第三劳总队 1973 年 11 月 30 日《三查》小组评议
2. 2008 年 10 月 17 日《文汇报》对上海军天湖农场建场 50 周年报道
3. 孙仲友同志 2009 年 9 月 1 日关于我私人物品被扣的来信

第一回

乡村的孩子

一双没有生气的可怕的大眼，茫无目的地张开着，一根一根肋骨像琴键。因为骨瘦如柴，所以显得头大身体小。这孩子躺在半张芦席上，放在墙角边。到时芦席一包，草绳一扎，他闪电般的一生，也就结束了。这就是我。

我叫张大鹏，7岁，去年得了痢疾。得痢疾的起因，一是愚昧，二是贫困。因愚昧而不讲卫生，因贫困而看不起医生。

我染病三月后，奶奶抱怨道：“南无阿弥陀佛！大鹏是立于我佛如来头上的神鸟，当初，我就说使不得，不能取这个名字。你看看，你看看！”人家是望子成龙，我父是望子成鹏，好是好，可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真是折煞我了。所以，奶奶这么一说，父亲也慌了神，当下就将名字改了，叫张九龄。可是改归改，又是几月过去，我就成了这样。

苏中东部近海，有一条为阻挡海水的三百公里长堤。北宋名人范仲淹主持建筑，所以民众称为范公堤，它是百姓的通天路。紧傍着范公堤的，是清清、宽宽的串场河，它是两岸人民的生命河。一条长堤，一条大河，忽东忽西相互缠绕着，一条是金龙，一条是银龙，很美，很壮观，充满生命力，富浩然之气。堤上有一小镇叫上冈，以上冈为中心，南去盐

城四十五里，北去阜宁五十五里。我所在小张家庄，位于上冈西北，相距七里。

串场河岸边，间或有圆形尖顶直径七八米的伞状牛车棚，不但可用来车水，于行人还有避雨、歇脚之功。再有利用风力车水的立帆式大风车。它全然不同于塞万提斯笔下，唐·吉珂德与之大战的荷兰风车。它的形状像一个平放着的圆形蛋糕盒，高可一丈五尺，直径两丈，庞然大物也。四面有八根立木，上下有横木相连，挂以八张蒲篷。构件主要以笔直的杉木和坚韧的桑树为之，附以铁料。风车大山般，在那平原上，拔地而起，昂昂然兀立四野，舞动着歌唱着，也使整个田野都富有了生命。不论风从哪里来，蒲篷都有自动迎风的功能。风起处，风车像走马灯似的旋转，带动下面的轴，轴再带动伸入河中的龙骨木槽而提水。有风就转，无风就息，半自动化。风车转动时，欢快壮美，威武雄浑，农民称为“八面威风大将军”，几至神化。春节期间，车主要来焚香祷告。我小时常爬到车上玩，坐在横档上，风车转动时，好比坐飞机，放开嗓门唱歌，快活得胜过今人坐过山车。此车出现于南宋时期，是我国农耕文明灌溉技术的一个高峰、一个文明，是我国传统灌溉技术之大成。1957年上映、陶玉玲主演的电影《柳堡的故事》，几次出现这种风车，插曲有“风车呀风车那个咿呀呀地唱呀”句，指的就是此车。一般说，一个中农或一个生产队可能有一部这样的大风车。非常可惜！自用上机械，比如抽水机之后，牛车、风车，此二种江北水乡独有，世上绝无之物，已绝迹50年了。不知南京博物馆有此模型否？2006年，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张柏春，和台湾南台科技大学教授林聪益联手，到当地考察大风车，又反复看了《柳堡的故事》，与当地老农、科技人员一起，复原了一部这样的大风车，运转有日，拆运台湾，后再出国展览。

奶奶娘家在河堤之东，那里有位叫宋大谷子的老先生，教过私塾，懂医。奶奶就瞒着家人去请他。奶奶三寸金莲，头重脚轻，心里又有

事，匆匆然，路上摔倒几次，老人家在地上坐坐，喘喘气，爬起来拄着杖再走。六十多的宋大谷子，看在老人家面子，过来了。他接过奶奶捧上的大碗清茶，饮了几口，仔细问了病情，号了脉，看了我的舌，还看了我排出的浓血便，长久地注视我，而后摇摇头。他这一摇头不打紧，在场的人全要哭出声来了。而当他平静地坐到一旁时，才看出他不是失望，而是同情、可怜。他这才说：“听好：让伢子粒米不进，饿一天，而后让他吃一条一斤重的河鳗，一天吃三次，两天吃完，再而后喝七天菜粥，一天三次，每次一小碗。”奶奶问：“河鳗怎么烧？”宋大谷子说：“你们平时怎么烧，这个就怎么烧，只是要多放蒜瓣。菜粥原来怎么做，这个也怎么做，也要放蒜瓣。”妈妈忧虑地问：“先生，什呢呀？宝宝还能进荤腥？”先生说：“为什呢不能进荤腥？倘有不测，我来抵命。”又丢下几种草药，交待了服法，分文不取，飘然而去。

嗯哪！张家严格按医嘱办事。没钱买河鳗，拆东墙补西墙，将家里一只老母鸡卖了。

乖乖隆的咚！生命就是如此顽强，奇迹就是这样产生，我一个月病愈，三个月跳跳蹦蹦，瘦归瘦，但完全恢复了健康。奶奶看着我，感谢神灵，连声念南无阿弥陀佛！而且，呢呢喃喃，念了好些天。我也高兴，因为病重也不怕，会好的，不死的。

我家的行政区域，此时属江苏省建阳县冈西区开沙乡龙汪村小张家庄。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盐城就是新四军的大本营，上冈也是新四军的地盘，这就是解放区的天了。后来，盐城、上冈一带为东洋鬼子占领，新四军就下乡了，游击队，还有穿便装、戴军帽、腰扎皮带的我区、乡干部匆匆来去，活跃异常。

却说我共产党员的父亲，在我病愈后，去上海拉黄包车，两年后，即我9岁时，他死于国民党监狱，何以被捕？怎地死去？无法得知，无人

查询,永远的谜团。我10岁时,由于无法改变的穷困,母亲离家出走,去向不明。抛下我,由奶奶、伯伯收养,我们和姑父商保文住一屋。九口人,一屋子既是两家,又是一家,相依为命。一天能喝上三顿粥,那就是无量寿佛了!穷人真也是贱,比如我,病也病不死,饿也饿不死,就那样活着,慢慢往大里长。

我们那里,流行一句民谚:“稀粥薄汤,咸菜遭殃。”有一种可以充作咸菜的野菜,叫小蒜,顾名思义,就是比大蒜小,蒜头像一粒花生米,蒜苗状如粉条,腌制封坛,半年后食用,香气扑鼻。正月十五后,女人们便挎着篮儿外出采小蒜,有首民谚,挺逗:

正月半,挖小蒜,
姑娘称,嫂子算,
两个奶子二斤半。

伯伯是好伯伯。因为穷,一生未婚,而且,忠厚善良,修桥铺路,不敢看女人一眼。他没日没夜给人家打工,比如播种、收割,自己饿肚子,也要让我吃饱。

奶奶是好奶奶,就是喝粥,老人家也要让孙子我多喝一口,而且,同是一碗粥,奶奶的一碗是薄粥,孙子的一碗是厚粥。奶奶是文化人家出身,她常给我讲历史故事、民间传说,这于我是最初的关于文学的启蒙。

姑父是好姑父。他是雇农、有胆有识、阶级意识强、中共党员、乡农会主任,他深刻地影响着我。他虽然一面要种地,一面闹革命,但格外关注我的成长,他鼓励我要做一个有志气的孩子。乡、村干部,也关心我,比如年轻的乡干部陈兆煜,就经常对我说,“嗯哪,你要给穷人争口气!”区里凡要教什么新的革命歌曲,还有教跳秧歌舞什么的,乡里就派我去学。学成归来,乡干部再叫各村积极分子跟我学,全乡普及。这也

就是对我的一种启蒙，一种锻炼，也是我的一种工作。这样的氛围，对我的成长，和我坚决跟党走，是决定性的。

我也上了半年私塾，开篇读的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四”。接着，我读完了《百家姓》《三字经》。下一步，就上初小三年级“深造”，那可是民主政权办的、有点样子的学堂。我入校伊始，就有了一席之地。我品格好，爱劳动，能力强，讲道理，功课好，有号召力。我11岁参加中国共产主义儿童团，并且一直是校中队长、乡儿童团团长。我再自学《千字文》《幼学琼林》。小荷才露尖尖角，学校的、社会的许多活动，唱歌、演节目、演说、鼓动、呼口号、拉拉队，非但少不了我，而且，我总是走在前头。全村、全乡开大会，由我指挥大家唱歌，呼口号。这就使我成了全乡有名的小人物。本乡干部，有时在外还谈起我，说小张家庄有个张小鬼。按当下的话说，我竟成了开沙乡的一个品牌。我能这样，也就比一般孩子接触的人多，胆子也就越来越大，敢说敢干，不怕人，跃跃欲试，好像就是在干革命。

那么，这九口人，究竟又是以何种方法生存？生活来源到底是什么？总不能真的喝西北风吧。第一，姑父种了别人二亩地，一年稻麦两季，交了租子，也有三四百斤原粮，这当然是杯水车薪。第二，伯伯除了打短工，还有一个季节性手艺，就是每年春末，被人雇去做三个月炕坊，炕鸡炕鸭，所得工资，也可以对付一阵。第三，我家每年养一次趟鸭，趟鸭就是一群鸭，一般是一百到三百只，我们是养一百只左右，从毛茸茸的小黄鸭，养到三斤以上的成鸭卖掉，得钱后，主要是偿还饲料债，其余买口粮。鸭行得了这些鸭子，就再转手卖给加工厂，比如做南京板鸭、或者全聚德做烤鸭什么的；或者给饭馆、酒楼做菜，于是，食客盈门，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食客一边流着涎，大快朵颐，一边连说味道好极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养趟鸭这一行上，我是主力，我将鸭子赶到

河里吃水草、螺蛳、小鱼、小虾；到野地里吃虫子，到刚收割完毕的稻田里吃谷粒。这些全是副食，主食是另喂饲料。我刚满10岁，小小年纪，持着长长的竹杆，赶着一百多只趟鸭，在田野、在河里、在岸上，那架势，就像将军指挥千军万马，很带劲，特神气，挺威武。我站在桥上，那就是张飞站在长坂坡当阳桥上了，一高兴，我放声而歌，好不快活！

鸭养肥了，伯伯就借一条小船，和我从河里，将鸭赶到二百里以外的兴化鸭行整体拍卖。鸭行的估价员、老板，全是他娘的狗×的，尽欺侮我们乡下人、老实人。至于伯伯，不论是谁，对他吼一声，他就吓得两腿发抖。比如，一只鸭子零卖是五百元，而到了兴化鸭行，他能开价三百元，那就是上上大吉了，多数是对折，“要得发，穷人头上刮”。有一年，镶着金牙齿、戴着金戒指、叼着香烟的估价员喊出价格来，伯伯当场就伤心得放声大哭了，他抽泣着央求：“嗯哪，先生，我光这饲料钱……”伯伯一句话没说完，那人就甩手而去了。就是说，他讲几个钱，就是几个钱，一口价，不卖拉倒，他喝酒去了，抽大烟去了，玩女人去了，才不跟你废话呢。而且，令人恼怒的是，他对穷人，有一种人上人的优越感。“货到底头死”，你不出手，你等好了，等一天，要付一天场地费，还要喂食，他再来时，就说你的鸭子瘦了，更要杀价。你能再把鸭子赶回家吗？且不说，鸭子在河里慢慢游，单程就是五六天，一路上又有被偷被抢的危险。又再者，回去以后又如何？鸭子养到这份上，食量很大，没有足够饲料，要瘦的。自夏初至秋末，几个月的饲料费，相当可观。所以，到了此时，养鸭人也就坚持不住了，非出手不可了。弄不好，碰上东洋鬼子下乡扫荡，一锅端，那就更要命了。再有，我家每年养一次鸭，多少年了，自家从来就舍不得留一只“改善伙食”。那也不怪，因为我们天生是没口福的，不知鸭肉是何味道的。

所以，伯伯没法子，只好再去求估价员，说：“嗯哪，先生，就照这个价吧。”那还要遭他奚落，说：“你看看，你看看，乡下人，就是不懂事理。

我开的价是最高的，你把好心当驴肝肺了。”杀千刀的他，说罢，就扭头向一旁的老板挤挤眼，歪歪嘴。

这个时期，东洋鬼子不时从上冈镇出发，下乡扫荡。但差不多他们每次下乡，我们地方组织，前一天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在伪军里头有人。上冈镇有个公共浴室，叫沧浪池，那里有我们一个地下情报站，情报到了沧浪池，再往外送。固定的有几条线路，往西北方向的，那就一定要经董家墩，再到我们小张家庄，到姑父手里，姑父有时就叫我往前送一站。为了不让东洋鬼子的汽车在范公堤上通行无阻，切断他们的快速联系，我们就在范公堤上挖了许多横着的坑，将公路切成一段一段。莫说我年纪小，干这样的事，我也是积极分子。我们再在河里筑坝，或将大树放到河里，枝枝杈杈，拦截敌人的船只。

我做得更多的工作，是按小学老师和乡政府布置，做盘查工作。就是对来往的陌生人进行盘问，在当时的情况下，陌生行人寥若晨星。而他们的路过，必须持有路条，即所在乡政府关于该人的证明，有点像当下的身份证。如有疑问，马上叫大人，进一步查问。俗称红缨枪，盘查哨。哨位可以在村头，可以在桥头，可以在大树下。一般说，这样的盘查，有两个以上的小把戏在岗。这在根据地，至少在苏北，是很平常的。作用非同小可，目的是布下天罗地网，拦截敌人的侦探；还有就是无论男女老小全民抗战；而且，对我们小把戏，也是一种锻炼。我们小张家庄是区政府的前哨，这一岗很重要。如果敌人大队人马下乡，敌进我退，那我们早就撤哨了。

就小张家庄这条路线来说，鬼子就是进村，一般也不停留，因为我们这块小而穷，没油水，敌人只是一过而过。他们扫荡的目标，是西去七里的西吉庄，因为那块比较富些，有东西可抢，而且，人民政权的冈西区区政府就在那块。

每当小鬼子在伪军带领下，打我小张家庄经过时，他们全都趾高气

扬、不可一世，大步向前。而且，鬼子的动作也还算整齐，木偶似的，脚下发出呱呱声，眼睛是不看人的，就像是瞎子兵。村民们该干啥干啥，也只做不见，也有的以冷峻、仇恨的目光注视着敌人。而年轻人，早就避开了。看着敌人，小老子我，又是气不过又是好笑，气的是，这班混账王八蛋，竟敢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耀武扬威；好笑的是，狗东西，你找死来了。我们的游击队，隐蔽在大树下，墙角边，瞄准敌人，“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一枪撩倒一个，不成问题。比如乡政府的陈兆煜他们打游击，“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神仙也找不到他们的。嗯哪，我也曾恨不得拿把菜刀，冲上去砍死他一个。转念一想，小老子是堂堂正正中国人，你算什么东西！一换一，不干的，得想个办法，至少赚一个才差不离。不过，东洋鬼子有一点，我很奇怪，就是他们的服装很整齐，很挺刮，这个鬼子和那个鬼子，衣裳一样的。不知东洋裁缝是怎么做的。全不似我们的游击队，穿得长长短短，不整齐，灰不溜秋。鬼子的枪也是好枪，闪闪发亮；我们的枪不行，灰墨落秃，像根烧火棒，有时还打不响。哼！要是我们也有那样的好枪好炮，早就把你小鬼子灭了！是呀，“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1945年9月3日，东洋鬼子无条件投降。疯狂一时的小鬼子，终于一个一个争先恐后地放下武器，叽哩哇啦地说：“我的打不过你们的，我的投降的。”

全国欢呼，冈西区人民也热烈庆祝。开沙乡开庆祝大会，我受命指挥全场唱歌。接着，有一支小学生秧歌队，敲锣打鼓，彩旗飘飘，到全乡各村表演，以示庆贺。嗯哪，组织者、领头的，就是满头大汗的我。乡亲们看着精神饱满、喜气洋洋的小把戏，围着我们拍掌，为我们擦汗，给水喝，一大碗一大碗的。

1945年春，本地区实行“土改”。土改目的有二：一是斗地主、分田地；二是穷人在政治上大翻身，进一步建立或巩固人民政权。所谓“翻

身”，是相对以前受压迫而言，现在站起来了，这个词人人喜爱，流传久远。当下就有一句流行语，叫“打个翻身仗！”出典就在这里。

搞土改，那是有“土改工作队”的，他们来自区或者县里。第一步就是组织阶级队伍，评成份。对于财富的处理——地主只留给他能维持生存的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对恶霸地主，基本是什么也不给，当然还要没收他的房屋，所以叫“扫地出门”。对富农要稍微动一下。将这两个阶级的财富，分给贫农。中农则维持原状。这个政策叫“中农不动两头平”。此后有个名称，叫“地富反坏”，“四类分子”，这就是四种敌人了，就是专政对象了。

搞土改，要开各种各样的会，有时，我家就成了会场。因此，农会主任姑父有时叫我去通知人、送个信、跑个腿，也就是常有的事。土改中，姑父家被评为贫农；我家是赤贫农，分得了土地，少量家具、农具，只是一时没分到住房，因为无房可分，也还是和姑父住一屋。让我喜不自胜的是，我分得了别人不要，或准备付之一炬，而我视为珍宝的书，小说、四书、医书、善书、尺牋、字帖都有。所有贫农也都得其所哉，皆大欢喜，感谢共产党。

为了协商和平建国大计，毛主席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邀请，赴陪都重庆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四十三天协商，达成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消息传来，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中华大地，到处庆祝，莺歌燕舞，和平气氛浓郁，空气也很清新。

此时，发生一大悲剧，我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同志，1946年4月8日由重庆飞延安，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不幸遇难。我们上冈开追悼会，作为小学生，我们也参加了。会上，一位老先生激情满怀，洋洋洒洒，抑扬顿挫地读了祭文。一位淮剧女演员唱了一支歌，她声如裂帛，悲怆，震撼，一开口：“听说是呀叶军长，飞机呀…殉呀难呀…不由人呀